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2 期

文化的习得与传承——《志矩斋读书图》赏析

□ 张杰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每年的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,其主旨宣言"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,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,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,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,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"。在中国,潜心攻读、一意向学的传统源远流长,无论"韦编三绝""凿壁偷光"的事迹还是"忠厚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"的古训,无不揭示着中华阅读基因的绵延郁沛。在此,我们选取一种清代《读书图》,回看数百年前文士学者读书与做人的景貌。

《志矩斋读书图》(图 1),清初大儒彭定求请画工张卫瞻为其先父彭珑绘制。图中彭珑面貌清癯,倚几端坐。左手持卷,目光平和,深深沉浸在阅读与思考的愉悦当中。彭定求遍请时彦名公题记咏赞,康熙六年(1667)丁未科状元缪彤、十二年癸丑科状元韩菼为作图记,著名戏曲家尤侗为书赞语,大诗人王士祯则以一首五律追怀。



图 1 《志矩斋读书图》

彭珑(1613—1689),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,字云客,号一庵。清顺治十六年(1659)己亥科二甲进士,授广东长宁(今新丰)知县,洁己爱民,息讼兴教。以拂逆上官意旨,被诬遭劾。既归里,授徒讲学,出其门者多谨饬之士。为人方言矩步,为文深沉浩博,门人私

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2 期

溢曰仁简先生。他著有《孝经纂注》《抽簪杂咏》《山居抱子诗》。[同治]《苏州府志》 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有传。

彭珑进士出身,读书生活贯穿了他的一生。"少壮迄老,终日惟读书是务"(彭定求《乞题志矩斋读书图引》,以下简称《图引》)。这也分为不同的阶段,他四十七岁方中进士,此前久困场屋,长期是为应试而读。及至春闱报捷,赴粤为宦,"往来南北,虽官舍客邸,先生未尝一日不读书也"(缪彤《志矩斋读书图记》,以下简称《图记》)。而罢官里居之后,直至七十七岁辞世,这二三十年间才是彭珑读书生涯的黄金时期。在其书屋"志矩斋"中,彭氏"左图右史,钟磬在悬。风雨晦明,坐卧其中,致足乐也"(《图记》)。

彭珑在志矩斋中的读书年月甚长,不过此斋室的得名则较晚,其过程反映了彭氏精读思辨、学以致用的曲折心路。其始之时,他旁参佛道,随意遣怀,所阅读的内容是比较庞杂的。直至康熙十八年己未岁,他开始深研东林先正顾宪成、高攀龙遗书,方才豁然明悟,得所依归,于先儒居敬穷理之教须臾不稍轻忽。于是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岁,在自己七十岁寿辰的时候,因为儒宗圣学"至穷神达化之域,而究归于一矩"(《图引》),乃将书斋定名为"志矩"。

"矩"之义理始于孔子,夫子曾言: "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 ……七十而从心所欲, 不逾矩。"(《论语·为政》)彭珑七十而"志矩", 意思是说当此之年他的学识水平只相当于孔子十五岁的时候, 志于守矩, 力尤未逮。虽然或为谦辞, 不过闻道有早暮, 修道无异同。此后七年, 彭珑"刻苦自励, 尤好《礼记》。一言一动, 以礼自守"(《图记》)。当其临终易箦之际, 回顾自己苦读守矩的一生, 应当无憾。

文化有习得更要有继承,这在长洲彭氏家族的发展史上有非常典型的体现。彭珑自己学有所得,其后世子孙更是能够绍继祖德,发扬光大。"侍讲君可谓能读父书矣,能读书则谓之孝",这是状元缪彤对彭珑之子翰林院侍讲彭定求的评价。对此,和缪彤一样亦为状元的彭定求确实是当之无愧的。他以读书为孝亲之根本,以《读书图》为思亲之寄托。在《乞题志矩斋读书图引》中,彭定求先是表达了父亲去世时自己未能亲奉含敛的悲恸,又曾回忆庚申辛酉间(康熙十九、二十年)归侍先君膝下两载,承颜受诲的温情。而将先君遗泽遗志继承下去则是他尤为在意的:"追维府君之志,固弗敢一息忘也。因为是图,长奉以观省焉。且迪我后嗣子孙,知府君晚年进德。其读书之方孜孜矻矻,有要有程,深切著明如此。庶几有以启其蒙而警其惰。"

自彭定求开始,彭氏子孙追念彭珑之志,孜孜以读,无时或惰,在清代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。彭定求,康熙十五年丙辰科状元,著有《南畇诗稿》《南畇文稿》《姚江释毁录》,主持编校《全唐诗》。定求孙启丰,雍正五年丁未科状元,官至兵部尚书,精书善绘。彭启丰与祖父联名,是历史上仅有的祖孙状元。他与子婿庄培因联名,则是历史上仅有的翁婿状元。而启丰子绍升、孙希濂、曾孙蕴章分别于乾隆二十六年(1761)、四十九年、道光十五年(1835)得中进士。无论为官还是学行,也都各有所长。一族文脉,耀目连绵,令世人称羡不已。

"人间文福无双品,昭代科名第一家",这是乾隆年间,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嵇璜赠予同僚彭启丰的楹联,洵非虚誉。而彭氏家族的成功密码,其实就藏在《志矩斋读书图》当中。 勤读而守矩,如是而已。 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2 期

在不同的时代,文化有不同的潮流和面貌。当年彭珑与其后人的具体追求在今人眼中或显拘滞。不过在普遍意义上,为人而"不逾矩"是不会过时的。它所提倡的是张弛有度,行事以节。读书也是如此,在当代数字化时代,阅读变得容易而轻快。但这种碎片化、快餐化的电子读取易得易忘,缺乏营养和深度。沉溺于中,是名为惰。我们还是要整理心情,收束随意,尽可能多地去阅读实体经典,去享受更加醇厚的阅读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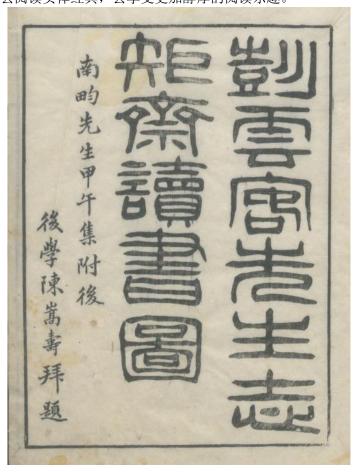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 2 彭定求编《志矩斋读书图》,清光绪三年(1877)刻本